

扬州园林丛谈

元



扬州市土木建筑学会

赠阅
扬州市图书馆

扬州园林丛谈之一：

扬州园林史话

HISTORICAL CHAT
ON THE GARDENS OF YANGCHOW

目 次

一、过往之概况.....	(1)
二、园冶之一斑.....	(4)
三、山石之由来.....	(7)
四、花木之特色.....	(8)
五、亭林之余绪.....	(9)
六、谁人曾予评说.....	(11)
七、十里画图犹在.....	(12)
封面：乔氏东园一景.....	()
图一：明代郑氏休园图.....	()
图二：清代贺氏东园图.....	()
底页：刊印说明.....	()

扬州园林史话

朱 江

(一) 过 往 之 概 况

说起扬州园林建筑的历史，有文献可以详实稽考的，很是久远的了。早在南朝刘宋时期，南充州刺史徐湛之，即于今扬州蜀岗上“营构亭馆，以极游宴之娱”。他曾在城的东北角，建过“风亭、月观、吹台、琴室”；又在城南“起万岁楼，以望钟山”。到了隋大业年间，炀帝于扬州“长阜苑内，依林傍涧，竦高跨阜，随城形置”归雁、回流、九里、松林、枫林、大雷、小雷、春草、九华与光汾十宫。到了唐代，扬州除掉官府营造的园林而外，私家营造的园林，迭有兴起。如青园桥东裴谿家的樱桃园，已经是“楼阁重复，花木鲜秀，似非人境”般的繁丽。再如诗人方干旅次扬州时，曾在《寓居郝氏林亭》诗中写道：“鹤盘远势投孤坞，蝉曳残声过别枝”；“凉月照窗欹枕倦，澄泉绕石泛觴迟。”又别有一番境界。到了宋元时代，扬州有万花园、丽芳园、壶春园、山阴一曲亭，以及郡圃、四柏亭采芹亭、平野轩与崔伯亨园等官私园林问世。随着宋代“花石纲”事件的兴起和停止，一些珍奇的湖山峰石，或是被遗留在扬州，或是在扬州园林中出现，格外增加了扬州园林山石中的一些轶趣。到了明清两代，扬州的园林发展到了鼎盛时期，享有“杭州以山水胜，苏州以市肆胜，扬州以园林胜”的声誉。特别是清代乾隆年间，还曾有过“东南园林甲天下，扬州园林甲东南”的称颂。明代的扬州，见于著录的园林，有洪园荣园、小东园、乐庸园、偕乐园、休园、影园、遂初园、嘉树园与“五亩之宅二亩之间”等著名的园林。在这些名园当中，以郑侠如家的“休园”（图一）

最为冠绝一时。休园故址，在扬州新城流水桥畔。这座园林，是在宋代朱氏园林的旧基上兴建起来的，占地面积广达五十余亩。据宋介三《休园记》载：

“此园为朱氏旧址。宽五十亩，南向，在所居后。间一街，乃为阁道，遂属于园东偏，虽游者亦不知越市已过也。阁道尽而下行如坂，坂尽而径，径尽而门。门而东行有堂，南向者语石也。堂处西偏，而其胜多在东偏。然是园之所以胜，则在于随径窈窕因山行水。堂之东，有山障绝伏，行其泉于墨池。山势不突起，山麓有楼曰空翠。山趾多窍穴，即泉源之所行也。楼东北，则为墨池。阁右有居曰樵水者，亦墨池之所注也。池之水，既有伏行，复有溪行，而沙渚蒲稗，亦淡泊水乡之趣矣。溪之南，皆高山大陵，中有峰峻而不绝。其顶可十人坐。稍少于顶，有亭曰玉照。然江南诸山，坐亭则不见，坐顶则见，以隐于林木也。此园雨行则廊，晴则径。其长廊由门曲折而属乎东。其极北而东，则为来鹤台，望远如出塞而孤。亦如画法，不其余旷则不幽，不行其疏则不密，不见其朴则不文也。此园占地既广，山水断续。由来鹤台之西，而南屋于池北如舟，芦葭水鸟泊之。自是而西，又廊行也，则为墨池之北，沃壤而多树。放翁有句云：“北山开门倒，看松辟墨池。”阁北窗背视之如此。”

这篇《园记》中，仅以“然是园之所以胜，则在于随径窈窕，因山行水”短短的三句话，就道出了造园的要旨，而后更例举以画法。如说休园好，那末《园记》就尤其是好了。

清代的扬州，著名的园林，早年有东园、王洗马园、郑御史园、卞园、员园、贺园、冶春园、南园、筱园这八大名园。后期有百尺梧桐阁、街南书屋、鄂不诗馆、约园、爱园、存园、意园、壶园、梦园、朴园、容园等名园，以及瘦西湖上的“绿杨城廓”、“卷石洞天”、“西园曲水”、“虹桥览胜”、“长堤春柳”、“荷浦薰风”、“香海慈云”、“四桥烟雨”、“水云胜概”、“白塔晴云”、“梅岭春深”、“临水红霞”、“冶春诗社”、“平岗艳雪”、“竹楼小市”、“万松叠翠”、“锦泉花屿”、“山亭野眺”、“双峰云栈”、“碧玉交游”、“蜀岗晚照”、“三过留踪”、“春台明月”、“绿稻春来”二十四景。实际上这“二十四景”，原是一座座园林的胜处。如“卷石洞天”，即是古郑园旧址堆叠的山石；再如“荷浦薰风”，即是江家“静香园”的一景。在这些清代园林中，要推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）乔国桢营构的东园和乾隆九年（1744）贺君召兴建的东园，最为烱炙人口。朱氏东园旧址，在今城东南角里村。曹雪芹的祖父，每到扬州时，

常假寓乔氏东园，他曾把园中的景物一一题遍，在曹寅的《楝亭诗钞》中，就有《寄题东园八首》。渔洋山人王士禛等人，也曾写过乔氏《东园记》（封面）。东园的景物，据张汉瞻写的《扬州东园记》云：

“堂曰其楮，取《诗》所谓‘其楮其桢者言之也。堂之前数武，因高为邱者二，上有百年大木。其面堂而最正且直者，楮也。堂后修竹千竿，绿净如洗。由堂绕廊而西，有楼曰几山，登其上者，临瞰江南诸峰，若在几案，可俯而凭也。楼之前，有轩临于陂池，曰心听，听之不以耳，而以心，万籁之鸣，寥静者之所自得也。由轩西北出，经楼下，折而西，则葦茅为宇，不啻椽列墙，第榭其四旁，倦者思息，可以坐卧。其宽广可觴数十客，颜曰西池吟社，以西池浸其前也。又西，则曰分喜亭，筑台以为之基，亭翼然出，可以观稼，欲分田畷之喜也。亭之南，为高邱者又二，取径上下，达于西墅。推窗而望，则平畴一目千顷。由西墅而东，重岗逶迤，密树荟蔚，有修廊架险，亘乎沼池之中，则曰鹤庵，以其放鹤招鹤之所。又昌黎所谓‘开廊架崖庵’者也。又东出，则启其门，即心听轩之左。循山径数百步，屡折而南，入于渔庵，前临沧波，可容数十艇。折而东北，则园之跨梁而入者在焉。其西，农者数家，与渔人杂处。其外旷若大野，视西墅增胜，盖江水西来，滌洏于园之前，环匝其四周，而委注于此，故作庵以踞之。”

乔氏东园的佳处，在于“野趣”。其“屡折而南，入于渔庵，前临沧波，可容数十艇”的景色，为它处园林所未曾有过的。乔氏东园最佳处，更在“心听轩”。“听之不以耳而以心”，其意境之深，是无法形之于言语的了。

贺氏东园（图二）旧址，在今城西北莲性寺东偏。金冬心和李复堂都曾为之书写过屏联。据屈复所写的《扬州东园记》云：

“东园曰扬州者，别于真州也。园在城西，而曰东园者，地居莲性寺东，因以名之，从旧也。前五十年，余尝登平山堂，北郭园林，连锦错绣。惟关壮缪祠外，荒园一区，古杏二株，扶疏干云日。丛篁箭密，荆棘森然。去年春，又过之，则芜者芳，块者殖，凸凹者因之而高深，游人摩肩接踵矣。周以修廊，纡以曲榭。右结修然亭，左构春雨堂。岭下为池，梁偃其上，新泉出焉。味甘冽不减蜀岗，名曰品外第一泉。云山，吕仙二阁，矗乎前后。门临流水，花气烟霏，而古杏新篔，愈浓且翠。纵步跻攀，携手千里。堂以宴，亭以憩，阁以眺，而隔江诸胜，皆为我有矣。”

贺氏东园，虽属后出的一座园林，虽也名曰东园，但与乔氏东园，与真州东园，无半点雷同之处。再经屈复一点画，“堂宴”、“亭憩”、“阁眺”设置之命意，均皆了然无遗。“而隔江诸胜，

皆为我有”，当然也就在规划之中了。

仅从以上数例，就可以看出，扬州园林之胜，难怪要“甲于天下”的了。

(二) 园 冶 之 一 斑

扬州历代园林的性质，大体上可分为：一、官衙属的园林；二、寺观属的园林，三、会馆属的园林，四、祠堂属的园林；五、书院属的园林；六、茶坊酒肆属的园林；以及私家住宅属的园林七类。而以私家住宅所属的园林，占数最多，比重最大，营造也最为精好。上述的这七类园林，在城市，多为公廨或民居的“城市山林”；在郊外，多为自成体系的独立园冶，这些园林，无论在城在郊，其中绝大多数，都是在平地上叠山凿池建筑起来的林园，惟有古大明寺西侧的芳圃，系依岗埠的形势构筑的园林，还有明代郑元勋家的影园，是依水中的丁屿构筑而成的水园。总观起来，这些园林中的山石水池，虽属皆是出自人工，但推究它们的手法，仍以顺乎自然形势的居多，犹如屈复在《扬州东园记》中所说：“刚芜者芳，块者殖，凹凸者因之而高深”的那样，毫无拿捏穿凿的痕迹。

扬州历代园林的规模，大型的园林，方园广大数十亩，亭台楼阁，深宇曲廊与山石水池、古木名花，参差错落其间。这如前面说及的休园，即是一例。小型的庭园，纵横不足百步，而半亭短廊，峰石幽池，老树修篁，无一不备其中。这在《实录》中提到的容膝园，即是一例。扬州的园林，不论它们规模大小，都有各自的特点。如“卷石洞天”里的“九狮山”，就是以山石堆叠为它的长处。《扬州画舫录》的作者李斗，曾在一幅手迹中写道：

“中空外奇，玲珑磊块，矫龙奔象，擎猿伏虎，堕者将压，翘者欲飞，有穹有罅，有筋有棱，手指攢振，铁线跋剔，如老松皮，如恶虫蚀。蜂房相比，蚁穴涌起，冻云合沓，波浪激冲，下本浅土，势若悬浮，横竖反侧，非人思议。树木森戟，既老且瘦，附藤无根，红叶艳若夕阳红半楼。飞檐峻宇，斜出石隙，北郊第一假山也。”

一座假山，能够叠成“堕者将压，翘者欲飞”；“下本浅土，势若悬浮”。山上又“树木森戟，既老且瘦，附藤无根”，怎能不

令人产生“横竖反侧，非人思议”的感觉来呢？！在扬州许多园林假山中，还有一种绝技，即是瀑布的设置。扬州没有崇山峻岭，没激流湍水，纯以人工在平地上构筑瀑布，不能不是一件极大的难事。一般的构筑，大都以屋角聚水，激射于山石上，而后形成瀑布，在今“徐园”一角，尚有遗构可寻。最难的是，日无分阴晴，时无分冬夏，都有瀑布倾落，这在清代水竹居中有是景，惜已失传了。

再如梅庄，乃是以种梅为它的特色，郑板桥在《梅庄记》中写道：

“广陵城东二里许，有梅庄，敬斋先生之别业也，先生性嗜梅，其家所植亦夥矣。又构别墅于郊外，老梅数十亩，矣曰梅庄。盖其嗜也。梅之古者百余年，其次七八十年，其次二三十年，虬枝铁杆，虬屈龙盘。先生与梅最亲切，扑者立之，卧者扶之，缺者补之，茸者削之，根之拔者，筑土以培之，枝之远者，梁木以荷之。梅亦发备自喜，峥嵘硕茂，以慰主人之意。又尝伐他树枝以相撑柱，其柯得气而活，交枝接叶，与梅相抱，若连理焉。岂非气至而神，神之而化乎？春明华放，主人载诗筒，陈酒罍，列茶具，或一人独往，以领其神。或与客偕来，以广其趣。歌诗赠答，篇章重叠，酒盏纷纭。至于霜凄月冷，冰魂雪魄，淡烟浮绕与内外，主人徘徊其下。漏点频催，不忍就卧，盖念梅之寒与同寒也。逮夫朝日将出，红霞丽天，与梅相映射，若含笑，若微醉。梅亦呼主人，与之割暄分暖，不独享也。主人与梅是一是二，谁能辨之？更有风号雨溢，电激雷奔，主人披衣而起，挑灯达旦，周遭巡视，视梅之安而后即安。此岂有所勉张矫饰哉！其性之所嗜，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。其他苍松古柏，修竹万竿，为梅之挚交。檀梅放腊，为梅之先驰。辛夷涨天，绣球扑地，为梅之后劲。桃李丁香，江篱木芍，山榴挂菊，不可胜记，皆梅之附庸小国也。一亭一池，一楼一阁，一台一榭，一廊一柱，一栏一槛，一花一木，皆主人经营部署，出人意表之旨趣焉。”

以往都言“扬州以名园胜，名园以叠石胜。”从陈敬斋构筑的“梅庄”及郑板桥写的《梅庄记》来看，也就不尽然了。但归总而言，扬州的园林，还是多以堆山叠石为胜。明代以前的山石，已经难以考知出自何人的手笔。晚明时期的山石，如郑元勋影园中的山石水池，为《园冶》作者计无否所区划，而影园主人，也是“少解”园林“结构”的人。明代以后的山子，据今所能知道的，相传有出自明末清初大画师石涛和尚手笔的万石园和片石山房等处。与石涛同期，或比之稍后一点的扬州叠石名家及其作品，有张南垣堆叠的“白沙翠竹”、“江村石壁”；仇好石垒筑的怡性堂宣石山子；董道士构筑的那座

“九狮山”，皆是世人啧啧称善于时的假山。

清代乾隆年间，在苏州构筑环秀山庄的叠石名家戈裕良，也曾一度来过扬州，为太史秦恩复堆叠“小盘谷”。据秦荣甲在《意园图跋》中写道：

“乾隆之末，先曾祖敦夫府君，就居室之旁，构小园，曰意园。于园中累石为山，曰小盘谷，出名工戈裕良之手。”

这座假山，在旧城堂子巷，秦氏住宅西南隅，原也是扬州园林山石中，比较出色的一座，已经早圯，只剩下史望之手写的“小盘谷”石额上的一个“谷”字，别无其他遗留了。

晚清以来，扬州园林的叠石，要推余继之构筑的“冶春”、“怡庐”和“蔚圃”等庭园中的山石水池，比较明秀玲珑。现今扬州堡城许多农家，原是世代相传的花农。其中王姓的一支，又是远自清代乾隆年间王庭余以来，兼擅叠石的匠作世家。流传至今，还有一位俗称王老七的长者，从事种花叠石数十年，长于小品山石，平山堂西园内的黄石山子和水池驳岸，就是他的近期作品。笔者曾与这位老农谈过他的家世，十年之前，他家还藏有承包园林叠石的文书一纸，字里行间，包含着多少豪富之家与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压迫与剥削关系。这要算是研究扬州园林建筑史的一件珍贵文契。总而言之，占有这些园林的，尽是官僚地主与盐商大贾，建筑这些园林的人，却是历代的宗匠与匠作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，大都出身于劳动阶层，这许许多多的园林和庭园，都是他们的聪明才智的结晶。在我国建筑工程史上，无疑是光辉夺目的奇花异朵。

至于园林建造，一般地说来，一座园林的落成，大体上可分为“度势营构”（即总体设计）和“相应建造”（即具体施工）及“因宜种植”（也即是花木布置）等程序。在具体施工的过程中，特别是在堆叠山石的时候，施工者又大体上可分为“相士”（即设计人员）和“匠作”（施工人员）两种。正如前所说的张南垣、仇好石、戈裕良。以及王庭余、张国太与余继之等人，都是属于设计园林的宗匠与相士。而人数众多的施工匠作，这在历史上，从未见过著录，几乎全被掩姓埋名了。

扬州的园林，虽以堆叠山石取胜，但本地并不出产山石，全属从外地运进来的。因此，在选石上，反而可以比较随意一点。所以在扬

州园林中，不但有以黄石、湖石堆叠的山子，而且有以宣石构筑的山子。并往往在一座园林之中，有堆叠三至四种不同石质的假山，如东关街的个人园，如大流芳巷的八咏园，即是晚近的两例。当然，在扬州的园林当中，更多的是堆叠一色假山的，如花园巷东首的片石山房、大树巷内的小盘谷，都是单以湖石堆叠的假山，再如广陵路的二分明楼，正谊巷的倦巢，皆是属于单以黄石堆叠的假山。可能由于扬州不出产山石的缘故吧？扬州园林中的假山，以独块成峰的山石，远比苏州为少，大都是以小块山石堆叠而成的峰峦池谷。也很可能是出于这个缘故吧？反而能随意布山叠岭，大小由之。如同在纸上作画一般，不受大块峰石的限制。

扬州构筑山石的技法，上法多属以石垒石，洞曲峰岭，浑然天成，不着痕迹。中法多属以砖石架筑而成，虽也能收到气韵俱贯的妙处，但也不免给人以穿凿的感觉。下法皆属用条石作骨架，以铁条作支架来垒石的假山，山石纹理，也顺逆错置，色泽相左。虽也能稍具邱壑，总不免有矫揉做作的架势。而且一旦石块剥落，露出筋骨之后，就格外令人有“假山”的感觉了。

(三) 山 石 之 由 来

说到扬州园林的山石，就不能不说及山石的来源。如前所说，扬州园林里的山石，都是从外地运来的。是从何地运来的呢？又是如何运来的呢？要说清这两个问题，这就不能不和扬州的历史联系起来谈。扬州自从隋代开凿大运河以来，日渐形成南北交通的枢纽和财货的集散地，还是盐铁漕运的重镇所在。到了清代中叶，扬州更是两淮盐漕运输的一大都会，不仅设有两淮盐漕通政使院和两淮盐运使司，而且还是盐商聚居的一大城市。淮南、淮北盐场出产的食盐，经由扬州水道，一船船地运往江南各地。回头的时候，又把各地开采的山石，一船船地运到扬州。这种回头便船，一面是出自载重运输的船只，不能空载返航的需要；另一方面正好适应了官僚地主与盐商大贾附庸风雅，兴修园林的要求，这就使廉价得来的山石，不花或是少花一些运费，便能一船船穿流不息地运来扬州。这些从外地运来

的山石，其中黄石产于苏、皖、赣诸省，宣石产自安徽。惟湖石一宗，大抵产于太湖周围的几个县。即便是离太湖稍远的甬江，地下也有湖石埋藏。纵观一下江南的园林，以苏州的园林来说，几乎是清一色的湖石山子，黄石山子则比较少见，宣石山子甚至不见，独块成峰的大石，则比较多见。人们一谈起那些峰石的历史，无不津津乐道，如数家珍，足见它们有一番比较久远的来历。以扬州的园林来说，要以黄石堆叠的山子最为习见，建造的历史也较其它山石为早。如棣园里的黄石山子，可能还是明代园林的遗留呢？其堆叠之精，构筑之妙，达到了很高超的地步。此外，在扬州园林中，要以湖石堆叠的假山较诸普遍的了。不少还是清初园林的遗迹。以宣石垒筑成峰岭相连的山石，这在扬州园林中乃是较为少见和晚出的一种。大都属于清代乾隆以后的结构。以个园宣石山子的规模为最大，构筑也最好。其余的宣石山子，皆是小品而已。

(四) 花 木 之 特 色

扬州园林，是以栽有名花、植有古木而出奇的。那怕是清朝晚期和民国初年的园林，也都有两三株乃至十数株百年以上的大木。推究起它的根源，不外乎是在前代园林的旧址上增建、改建和新建而来的。虽属亭台楼阁、山石水池，已是全然一新了。但苍松古柏，老槐高桐，仍旧点缀其间，必然为园林增色不少。因此，有些园林即是以古木名园的，如“双槐园”，“百尺桐梧阁”等皆是。扬州园林中的花木，比较习见的有松、柏、槐、柳和碧桃、红杏、木樨、腊梅、玉兰、丁香、绣球、紫薇，以及月季、芍药、牡丹、芙蓉、天竹等多种。但普遍用作绿化的花木，仍以绿竹与芭蕉占的比重较大。尤其是竹子，不论大小园林，都以栽竹为雅事，故而有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的“雅意”。这种“雅意”，在那封建社会里，虽历千百年，一直流传不绝，以至增添了“几生修得到”和“不可一日无此君”的“雅兴”。唐代诗人姚合也曾写过：“有地唯栽竹，无家不养鹅”的诗句。这究竟属于那一种“雅望”，暂且留待今后去评说吧！但也由此可见扬州喜爱种竹的历史，确是久

远的了。这在扬州园林中，如“水竹居”、“如个园”，皆是以竹名园的例子。至于园林种竹的命意，清代扬州画家方竹楼在《咏竹》诗中，讲得最为确切不过。竹楼诗云：“修竹如君子，萧疏听最幽。偶分山后屋，或种水边楼。避暑原宜夏，迎凉独耐秋。平生有知己，恋恋是王猷。”即便那《红楼梦》里面的“潇湘馆”一名的来由，也是取意于竹子的故事。

扬州园林和庭园中的名花，也和古木一样，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。据宋朝陈师道在《后山丛谈》中说：“花之名天下者，洛阳牡丹，广陵芍药耳”。而扬州芍药中最为名贵的品种，即是“红蕊而黄腰，号金带围”的那种。最早出现在宋代州治的后园内，曾有过“四相簪花”佳话流传。明代绘画名家徐天池曾经画过一幅“扬州芍药”，画上题有：“花是扬州种，瓶是汝州窑。贮却东吴水，春深锁二乔”诗一首。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画家心中的扬州芍药，是多么高贵的了。后在清代乾隆年间，扬州北郊蓀园的芍田里，又曾开过“金带围”一枝，并有一枝并蒂和一枝三蒂花开出，称为盛世瑞兆。其他再如影园的黄牡丹，如贺园的赤白莲花，都是扬州园林中名盛于时的奇花异葩。许多知名的学士文人，为此留下了不少生动的篇章和题咏。此外，在扬州园林和庭园中，也还有些平常的花木，由于配置得当，生长得宜，却能从平淡处显示出不平淡来。如“寄啸山庄”贴近长楼的一株棕榈，高可参天，出人意想之外；如大东门街一家庭园里的一株枸杞，几与楼屋同高，独自成荫；如有一人家当门深巷的尽头，有两竿天竹，如同修竹一般，而又红实累累，意趣盎然；如南柳巷河沿上，有一户二门前，有一架金银花，盘根错节，漫天遮日，每到花时，香气四溢；如东关街个园南向火巷的井边，银藤垂蔓，几与屋齐，花开银白，分外妖娆。这还是扬州仅见的一株百年以上的老藤。以上虽属只是寥寥的数例，就足以使人们从中看出它们的奇特之处来了。

(五) 亭 林 之 余 绪

在扬州的园林中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色，那就是形形色色的花

窗了。花窗的作用，一是增加园林建筑的美感，二是作为借景来处理的一种重要手法。使闭而透，使绝而生，使小中见大，使近物有远景衬托，给人以深远无穷与层次无尽的感觉。至于花窗的形色，笔者曾于一九五七年编写苏杭二州《花窗》一书的时候，把它分成过三个类型：一是洞窗、二是漏窗、三是花窗。所谓“洞窗”，就是通常所说的“月洞窗”。所谓“漏窗”，即是以几何图案构成的“透漏窗”，它和月洞窗的区别，就在于虽能“透风漏月”，但不能洞穿而越。什么叫做“花窗”呢？这是一种在月洞内，用支架堆塑成花草、树木、鸟兽画面的“壁窗”。扬州园林中的花窗，虽不是一地的独创，但却有它自家的特点。扬州的花窗，从类型来分，只有洞窗和漏窗两种形式，不见或少见那种堆塑松鹤和柏鹿画面的花窗。在洞窗方面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，有书卷、有亚方、有圆月、有扇面等等。还有一种极大胆的做法，即连续在一面墙壁上，列洞成行，并以“通风透月”四字，名其厅堂。这种做法，除个园而外，是别处从未见过的一个孤例。这和欧阳修在全文只有四百零一字、七十一句的《醉翁亭记》中，连用二十一个“也”字做语助词的作法一样，是一种变病为好的高超笔触。收到了异曲同工的妙用。在漏窗方面，以水磨砖砌大块几何图形的漏窗，最为精绝不过。这种花窗的磨制之精，叠砌之巧，构图之难，样式之美。在苏杭两地，是较为少见或不见的，而扬州个园与寄啸山庄现存的这类漏窗，可以说是扬州花窗中最为出色的代表作了。

在扬州的园林中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色，那就是在许多园林的廊庑壁间，嵌着一方方的碑石，既有历代书家的法贴，又有当代名人的绘画和法书，还有园林的图记。这不仅为园林增加了不少古意，而且还增加了不少书卷气息。并且还为许多后来被废弃掉的园林胜迹，留下了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。同时，这些园林的图画与记文，如《东园图》，如《梅庄记》等，一经传拓出去，不仅是当代园林的导游指南，并且还能使足迹未到的人，卧游其中；使游踪未遍的人，补览一过，而了无余憾。

(六) 谁人曾予评说

扬州园林谈到这里，读者会慨然发问：“如此大好园林，谁人曾予评说？”答曰：“舍今而谁呢？”人们评说一地或一园的好坏，通常是以有无自家的特点为尺度。而今来说，更为重要的一点，还是要看它有无使人领略不尽，玩味无穷的意境。但是，要做到这一点，单凭有“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常春之草”点缀其间，或是设置“雨行则廊，晴行则径”的复道，或是“山环水转，柳暗花明”奇巧的布局，也还是不够的。这就要求此地此园里的屋宇、山石、花木，能够统一于总体设计之中，和谐于具体布署之上，变化于时节与环境之外。这个道理，正如《东园记》的作者所说；造园“亦如画法，不余其旷则不幽，不行其疏则不密，不见其朴则不文也。”由此出发，仔细观察扬州著名于世的园林，恰是都能得此三味的。这就是扬州园林的高明之处了。

扬州的园林历史盛况及特点，不仅广泛流传于全国，而且述有专篇，著有专集，并时常散见于我国古典文学名著里，如《浮生六记》、如《儒林外史》，都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描绘。即便是在《红楼梦》里，也有一些记闻。《浮生六记》的作者沈三白笔下的湖上园林，已是出神入化。他在《浪游记快》中写道：

“癸卯春（乾隆廿八年），余从思斋先生就维扬之聘。渡江而北，渔洋所谓：‘绿扬城郭是扬州’一语，已活现矣。平山堂离城三四里，行其途八九里，虽全是人工，而奇思幻想，点缀天然，即阆苑瑶池，琼楼玉宇，谅不过如此。其妙处，在十余家之园亭，合而为一，联络至山，气势俱贯。”

沈三白所说的情景，即诗句所云：“两堤花柳全依水，一路楼台直到山”。至于城市山林或庭园的情景，还得读一读吴敬梓所写的《儒林外史》。作者在第四十回中写到：

“沈琼枝心里想着：‘坐在这里也不是事，不如且随进去。’便跟着丫头，走到厅背后左边一个小主门里进去。三间楠木厅，一个大院落，堆满了太湖石的山子。沿着那山石，走到左边一条小巷，串入一个花园内，竹树交加，亭台轩敞，一个极宽的金渔池。池子旁边，都是朱红栏杆，夹着一带走廊。走到廊屋尽头处，一个小小月洞，四扇金漆门。走将进去，便是三间屋，铺设的齐齐整整

整，独自一个院落。”

吴敬梓的这段叙述，虽然只有一百五十二个字，但却把扬州城市里的园林深邃幽曲的情景，写得具体入微，活灵活现，给人以另有一番天地的感受。

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一家，于雍正五年因事获罪，家产抄没后，一败涂地，从江南回到北京，又流落到北京的西郊。“他闲来，有时行散于林泉之间，有时憩步于废寺之内。”因此，作者在这本名著中，所写的扬州景物，也大多属于山林野趣。他在《贾夫人仙逝扬州城》一回中写道：

雨村闲居无聊，每当风和日晴，饭后便出来闲步。这一日偶至郊外，意欲尝鉴那村野风光，信步至一山环水绕之处，隐隐有座庙宇，门巷倾颓，墙垣剥落，有额曰“智通寺。”

藉此再来回顾一下曹雪芹的家事。他的祖父曹寅，曾在康熙五十年任两淮盐漕通政使时，每从仪征驻所而来扬州，不是住在府城内的使院里，而是寄寓于府城外的乔氏东园内。竟然也是一个“野趣久谙人解袜，乡情将次枣垂垣”的显赫官僚。将此两相对照起来，就不难看出曹雪芹不写扬州园林盛世的旨意何在。

扬州私家的园林，据吴妍人在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说部中说：

原来扬州地方，花园最多，都是那些盐商盖的；上半年任人游玩，到了下午，园主人就来园里请客，或做戏不等。”

他“在游罢了”容园“回来”后写道：

“我问起迷农，说这容园的繁华，也可以算绝顶了。久闻扬州盐商阔绰，今日到了此地，方才知名不虚传”。

吴妍人写的这所“容园”；是在扬州方志上有记载的。可见小说家的笔下，也未必尽是“子虚”之说。也可见扬州园林的名望，是与实际相符的。足见扬州园林名不虚传。

(七) 十里画图犹在

扬州园林的胜迹也，曾被一些绘画名家画了出来，最为知名的园图，有清初扬州著名画家方士庶与界画名家袁江画的乔氏《东园

图》长卷，以及清代中叶扬州画派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汪士慎题、管希宁画的《文峰夕照》和高翔画的《弹指阁》、袁耀画的贺氏《东园图》等等。汪士慎曾于乾隆九年二月九日，与诸好友泛舟，游览了毕氏园林。他曾在诗中写道：

“古柳浮轻烟，微波漾罗韞。停篙一履通，细雨沾春服。香雪护山亭，丛篁依茅屋。小径碍人行，高林多鸟宿。娇花未骋姿，野客先游目。举酒开欢颜，狂呼成习熟。良时莫虚掷，好句须频读。”

汪士慎在诗句中所云的：“好句须频读”，他教会了我们一个留览园林的要旨，就是要“频游”、“频览”园林里的景物风光，“频读”园林里的图画与园记、题咏和联句，而后方才能够领略其大概，深入其细微，方才知其佳胜和妙处所在。再说，袁耀乃是扬州界画名家袁江的侄子，他的画法，传的袁江的一派，是扬州清代上半期以界画名闻海内的两大家。袁耀不仅画过贺氏《东园图》，而且还为东园题过一首诗。诗道：

“一湾湖水颭堤沙，别业重方九径斜。亭倚翠烟邀夜月，堂开春雨课新锄。已邻古刹无尘迹，况对平山列翠华。追忆居亭曾共饮，石泉酒序不须赊。”

扬州园林图画之盛，这从《平山堂图志》与《扬州画舫录》中可以看出，几乎所有的名园都有图画。其中特别突出的园林图画，首推“虹桥”一景。据笔者所知：

李斗作过《虹桥修禊图》；

宗定九有《虹桥小景图》；

卢雅雨有《虹桥揽胜图》；

方耦堂有《虹桥春泛图》；

明春岩有《虹桥侍月图》；

程令延有《虹桥图》；

林鸿作过《虹桥秋禊图》。

不仅有图，而且还有许多吟咏之作。康熙年间，先是渔洋山人王士桢于虹桥修禊，赋“冶春诗”于此；乾隆年间，又是两淮盐运使卢雅雨修禊虹桥，作七言律诗四首，和者达七千余人，编得三百余卷。自是虹桥之名，闻于天下。在虹桥几次修禊诗中，要以王渔洋的那首：“虹桥飞跨水当中，一字栏干九曲红。日午画船桥下过，衣香人影太匆匆”诗句，最为世人称颂不过。

时至清代道光年间，骆在田还画过一幅瘦西湖上的园林横披，已从中披露出无复昔日的繁华景象。使人隐约可见“犹有白头园叟在，斜阳影里话当年”的情景。到了清代末年和民国年间，不仅湖上的园林，日益凋蔽，而且城市里的山林，也已到了一蹶不振的地步。此情此景，直到解放以后，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整顿、改造与关怀下，扬州园林方才复苏，而且回到了人民大众的手中，格外春色满园，有方兴未艾，有兴无已之势。一九六二年四月，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同志来到扬州，畅游了园林，并曾有诗写道：

“今年生日在扬州，十里扬州景物稠，寺里琼花繁若锦，湖中西子瘦于秋。偶从僧舍观书画，又向同人问乐忧，八十年华如水逝，红旗招我再来游。”

随后，扬州当代山水画家江轸光先生，与画院同人合作了瘦西湖园林景色全图，十分生动地写出了扬州园林的时代精神和风貌。今日扬州的湖上园林和城市山林，不仅是人民群众假日休憩游览的园地，而且接待了五大洲数以万计的国际友人。直到而今，扬州的园林，方才真正名闻天下。

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稿于梅岭西舍

刊印说明：

古典园林，是我国建筑艺术宝库里的一项珍贵的文化遗产。扬州的古典园林，在我国园林建筑史上占有极其光辉的一页。可是，自清代中叶以来，扬州园林史料，将近两个多世纪已没有进行过全面的整理。为了发挥这项珍贵遗产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积极作用，我会特将朱江同志编写的《扬州园林丛谈》分为：

- 一、扬州园林史话
- 二、扬州园林实录
- 三、扬州园林记游
- 四、扬州园林载述

等篇刊出，以供各地研究我国建筑工程史的同志参考之用。并为扬州园林史的编写。扬州园林的建设，以及文物保护单位档案建立，提供一份比较系统而又详实的资料，兼为旅游事业的导游服务。

扬州园林史话

全书：字二万

图二幅

印数：5000册